

边走边看

走圈儿

赵培光

走圈儿去。对啊，走圈儿去！
当然去主场。我的主场在柏翠园东侧，一条街而已。街呢，南北向，长500公尺，宽20公尺。街是公共的，被我走成了圈儿，那是我的一意孤行。

我走圈儿有历史了，乃为旧好，而今重拾罢了。一个多月前，去医院全面检查，要害是血脂。血脂高吗？高一倍算高吗？大夫说，发展下去就可怕了。够可怕，她由此及彼，由高血脂拓展到心、肝、肺及至生命，我便坚定信念，打吊瓶服药，辅以适当的户外运动。不游泳，不打拳，不跳广场舞，最便利、最省事、最容易落实的项目莫过于走圈儿。

随情随意，只要带上自己。

除了地理优势，柏翠园东街的环境令我满意。我从南端进入，右是一片树群，左是一片楼群，回转身来，右是一片楼群，左是一片树群。春夏秋三季，唯美独尊。

走啊走，天空飞鸟示范，我却把自己走成了驴。还不如驴呢，驴蒙住眼睛，放蹄转悠就是。而我，即使抢占先机，放开手脚也放不开神经。街是街，可惜不是步行街。徒有步行街样貌，实无步行街规则。最难提防的是车，身前或身后疾驶而来，要么我稍息，要么我回避，车总是比人更硬实。硬碰硬，实碰实，偏偏我是个软家伙。

生命自始至终，趋向老。皮肤愈粗糙，情感愈细腻，尤其是置身于冰天雪地。还好，气温冷杀手，仍讲究分寸，甚至耍些小狡猾。我跟如此这般的严冬斗智斗勇，尽量捂实脚尖，捂实指尖，只给它个鼻尖。其实，鼻尖也不想给它，只怕口罩把眼镜变成眼罩，先自摘掉了。寒冷强攻鼻尖，袭上心头，迫使我告饶。且罢，且罢，铁凝曾经在大雾中得意忘形，我甘愿在冬日下张牙舞爪，不辜负美景良辰。

自己的圈儿自己走。

哦，纾解慰疗！

里尔克及时提醒我：“你必须活在每一件事情里。”不放心，还追加道：“不管做什么事，都要当它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一件事，但同时又知道这件事根本无关紧要。”

走圈儿，算不算一件事呢？

我在寒冷中走圈儿，是靠毅力支撑的。毅力在嘴巴上就是叫，狗叫，狼叫，狐狸叫；毅力在手臂上就是秀，花秀，柳秀，功夫秀。走着走着，感觉则不一样了。正慌慌呢，迎面过来个中年男子，蓦地举起手，打招呼，疑惑中应对过去，结果是认错了我。

一圈儿一圈儿走，不孤单，没有影子也不孤单。大事小事，凑热闹，唧唧喳喳的。明知道过眼烟云，总想放空，放也放不空。一个和另一个，一个和另几个，消隐于故事。我行依旧我素，似是而非，而虚无，爱恨都在心里头了。

艺坛剪影

童虹花鸟画：清新雅致成高韵

王为民



万物细无声

童虹作

童虹的花鸟画作品，有八大、倪云林、吴昌硕、齐白石、王雪涛等前辈人的影子。在写意花鸟画的传承之中，童虹所选择的，主要是明代中期以来逐渐形成的浙派花鸟画传统。他选择强调笔墨韵味描绘物象的浙派小写意，显然有自己的考量。狂放的大写意花鸟虽然极为个性化，但是极端的情绪表达也容易流为程式，从而堕入别人的窠臼

之中，将自己湮没。

童虹先后拜师于商敬诚、李剑晨二位先生。他擅作花鸟画，兼工带写、工写兼备，作品形神、气韵俱足，简净典雅，给人留下极深印象。童虹的作品无论大小，都非常注重造境。艺术与非艺术的差别，根本在于有无境界或境界的高下。在有限意象的重组与空间关系的处理上，以

凡人琐事

在滨河路喝茶

何一东

那日，蓉城是难得的阳光灿烂，于是邀约几位好友，到望平坊滨河路喝茶。

经过改造后的滨河路，长约千米，精致而美丽，已成网红一条街。在梅花川剧社，花20元钱，泡一杯盖碗茶，就可以欣赏一下午精彩的川剧演出。望平坊还有一个美食之地“香香港”，名字就特别撩人食欲。香香港虽很小，却一直因为其中的各种美食而人气十足，特别是重新打造后，更是吸引了无数年轻人前来打卡拍照。

此前，有外省和成都郊县的朋友来玩，便带他们去喝茶吃美食。都是走南闯北、见多识广的汉子，到了望平坊、滨河路，一个个却眼花缭乱，对美景美食赞叹不已，尤其对风姿绰约的成都妹儿“很馋”，不停地拍照，一波又一波发朋友圈，羡慕我们生活在成都简直“太幸福”。

有一个要好的朋友就住在滨河路，常常呼朋唤友相聚。天气好的时候，我们便会坐在河边树下喝茶，沐浴阳光，呼吸新鲜空气，打量路过的美女，聊写作，聊国内外大事。

成都人喝茶，大多喜欢在室外，尤其是河边。我们喝茶的旁边有一家网红面包店。面包我吃过一次，味道不错，口感很好，女孩们特别喜欢。面包店挺会做

生意，在门口放了一台人工造雪机，凡有帅哥靓女愿意拍照，服务员就开动机器，立马“雪花”飞舞，非常逼真。

这一招，果然有诱惑力，接连不断的美女纷纷驻足，手中提着面包店早准备好的装着面包的竹篮，在“雪花”中摆出各种姿态。她们在镜头前留下灵动的身影，留下开心而美丽的笑容。

我们几个大男人，也纷纷起身围观并拍照。谁会对活力四射的在“雪”中卖萌的美女无动于衷呢？一位朋友很儒雅，又会拍照，有的美女便大方地加他的微信，以接收自己的照片。同桌喝茶的其他朋友颇为羡慕，纷纷调侃，一乐也。

暮色渐起，阳光隐去，我们从河边移至茶坊室内。茶坊老板是位中年男子，颇有艺术家气质，他的身边放着一把吉他。闲聊中，得知老板喜欢音乐，便请他弹一曲听听，老板欣然应允，当即弹唱了一曲《可可托海的牧羊人》，又弹唱了陈楚生原唱的歌曲《姑娘》：“我曾多少次梦见你啊/姑娘/梦见你那美丽的笑脸/看着你的信件/唱着你的歌/歌声是那么样的凄凉……”

没想到喝茶还能遇见一个懂音乐的老板，一个有故事的男人。再看看室内墙上挂着的望江公园、锦里、宽窄巷等代表成都历史文化、著名景点的照片，蓦然觉得，这茶

“乘物游心”状态，抵达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“两忘”之境，已成为童虹花鸟画作品的特点。

童虹基本功过硬，白描功夫了得，一张六尺宣可以不打草稿就能很熟练地描摹出花鸟物象，这与他常年深入生活、观察自然、坚持写生有关。他认为花鸟画的写生传统重在捕捉自然物象的特质与生命，尤其是对禽鸟形神的描绘，如花萌下争食的小鸡、林间对唱的山雀、和平共处的群鹭、水中“得自在”的游鱼、嗡鸣花丛的蜜蜂，都因画家对生活的独特感受而别有诗境，这就是他的资本——“以技入境”。从大量的作品中可以看出童虹在艺术上去粗取精、精益求精的过程以及“由物及神”的转换与提升。

童虹的花鸟画，笔墨流畅、骨气丰满、设色典雅、渲染精到，无细碎刻板之嫌，尤其是禽鸟的刻画活泼生动。他力求将笔墨韵味与自然物象融为一体。在他近期的画作中，除了水墨写意之外，设色、空间构成的画开始增多。这应该是画家有意识的尝试。

明人金圣叹说，“不会用笔者，一笔只作一笔用，会用笔者，一笔作百十来笔用。”童虹花鸟画用笔富于节奏、韵律，在烘晕与渲染中，工致而又见灵动，严谨中又现洒脱。特别是大幅花鸟，显示了独特的个人气质。在当前时代背景与艺术转变的语境中，他的坚守与突破、传承与创新、勤勉与刻苦，都是十分可贵的。

喝得巴适，喝得值！

缘于对这家茶坊的好感，后来，我们又去了一次。那是近日的一个晚上，为来自绵阳的一位好友接风。饭毕，余兴未尽，继续茶叙。老板不在，我们正有点小遗憾，一位长得白净、模样很温柔的年轻女子为我们服务。我以为她是老板的女儿，她笑称是“打工的”。

当她听见我们在说老板如何会弹吉他时，抿嘴一笑，毛遂自荐，说自己是学舞蹈的，会跳舞，只是很少跳。我们当即鼓掌，请她跳一支。女子有点羞涩，稍加准备，便叫我们用手机放歌曲《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》，然后翩翩起舞。绵阳的朋友年轻时也曾学过舞蹈，算是有几分懂行，一边欣赏，一边啧啧称赞！一曲跳罢，在大家的掌声中，女子又跳了一支藏族舞蹈和一支欢快激昂的爵士舞，让寒冷的夜晚充满温暖。

